



解放军报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周年特刊

跨越 来自英雄部队的报告

单位名片

“刘老庄连”前身是江苏丰县四区的一支游击队，组建于1938年11月，1941年2月改编为新四军3师7旅19团2营4连，现隶属于第82集团军某合成旅。1943年3月，为掩护根据地人民群众安全转移，该连82名官兵，在江苏睢宁刘老庄与敌数十倍于己的日伪军展开殊死搏斗，最终全部牺牲。战后，7旅重新组建4连，并命名为“刘老庄连”。进入新时代，“刘老庄连”出色完成跨区域演训、国庆阅兵、国际维和、抗洪抢险等重大任务，先后7次集体立功。

硝烟弥漫，战事轰鸣。初夏时节，第82集团军某合成旅训练场上，一场合成营战术训练激烈展开。

在新型装备的助攻下，担任主攻任务的“刘老庄连”运用新战法，快速突破“敌”防御前沿，向纵深发起攻击。

此时，新装备列装没多久，“刘老庄连”的优异表现，得到上级肯定。连长朱明朝对记者说：“能力越强任务越重，在旅应急应战方案中，‘刘老庄连’始终担当主力；在演习任务中，连队总是当先锋、打头阵；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连队始终是叫响‘第一个上’的拳头力量。”

近年来，“刘老庄连”多次承担军事训练试点任务。面对新装备、新课题、新挑战，他们取得了一系列战法创新成果，将战场的刀锋越磨越锋利。

这种对胜利的渴望，是根植在“刘老庄连”官兵心中的红色基因。

1943年3月，为掩护根据地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安全转移，该连前身新四军3师7旅19团2营4连82名官兵，在江苏睢宁刘老庄与敌数十倍于己的日伪军展开殊死搏斗，战斗从拂晓打到黄昏，终因敌我力量悬殊，82名勇士全部牺牲。战后，7旅从当地挑选2名优秀青年，重新组建4连，并命名为“刘老庄连”。

与其说是新四军守护了百姓，不如说是百姓选择了新四军。在采访中，董孝奎反复提及当年在他家里的2名新四军战士：“有一个姓魏，16岁，还有一个叫阿布，18岁。他们是每天负责‘吹小喇叭’的。”80多年过去，这2名吹号的小战士身在何处已无法知晓，但在董老的讲述下，记者仿佛又看见了那群年轻战士洋溢着青春的笑脸。

时间，将白墙刻上岁月的痕迹。人民军队的形象，在采访中愈发鲜明。

透过历史烟云，一个先进政党的形象，一支人民军队的形象，是那么清晰。

参观盐城市新四军纪念馆时，看到展厅墙上陈列的“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民谣，习主席语重心长地说：“新四军的历史充分说明，民心向背决定着历史的选择，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记者入住的酒店前台，挂着一块醒目的“军人驿站”牌匾。陈世宏介绍说，这是退役军人事务局近年推进的一个项目。该项目自试点以来，当地已有数十家酒店加入，为现役军人提供免费入住服务。

80多年前，老百姓主动让出房舍供新四军栖身；80多年后，这里的群众热情依旧，让子弟兵有“家”可回。

“只要路走对了，就不怕遥远。”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工作人员陈雷向记者讲述了新四军老兵唐炎的故事。当年，部队在皖南事变中被打破后，唐炎孤身一人在深山跋涉，4个月里辗转数省，终于在苏北回到新四军队伍。在被问为何一定要回新四军时，唐炎说：“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跟党走，跟着新四军走，就一定胜利！”

陈毅曾对官兵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仪得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细细品味这句话，可以发现其中坚如磐石的信念，这种信念笃定，集中体现在这支队伍历经挫折、信念逢生后，每名官兵发自内心地对党的

追随与追随。这支队伍从南方游击战争的战火硝烟中走来，在华中敌后抗日战场上创造了一个个不朽的业绩。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对日伪军作战近3万次，毙伤日伪军30万人；建立了横跨5个省包括8个战区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先后收复国土25万平方公里。组建时只有1万人的新四军，到抗战胜利时发展到21万人。毛泽东同志曾称赞道，新四军是中华民族的长城。这种不可思议的发展，也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做得到。

“以前我们‘倒小气多’，现在倒多了，气要更足。”新时代“刘老庄连”官兵把“不息、战斗不止”的“刘老庄连”精神融入每次训练，每场比武，每项任务中，将“尖刀”磨出新锋芒。

如今，连队荣誉室有了新的“传家宝”。一面长6米、宽4米的“勇士旗”，上面绣满了“刘老庄连”传人的庄产承诺：“逢敌亮剑敢拼命，为了胜利不惜命。”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此刻，一阵歌声传来。循声望去，泾县云岭镇铁军小学的孩子们正在举办红歌传唱活动。歌声悠扬，飘过静静流淌的叶子河，萦绕在巍巍青山之间。

第八十二集团军某合成旅「刘老庄连」续写荣光

公泽远 杨仕伟 本报记者 刘毅

回望云岭：山重水复，信念如磐

本报记者 李岩



静观翠岭 刘老庄纪念馆 陈世宏摄

胜利之光·航拍红色地标 军报记者追寻人民军队战斗步伐



扫描二维码 云岭瞭山河

驱车前往云岭的路上，一个符号反复在记者眼前出现——“N4A”。标牌上、棚顶上、路灯上，几乎处处可见……

“N4A”是什么？这是一个全封在军事番号里的英文缩写，它有着一个世人熟知的名字——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当时接受新四军这个番号，事实上回答了人民军队为何而战的问题。”同行的安徽省宣城市泾县新四军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陈世宏告诉记者，我们率先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倡导建立并以巨大的让步和牺牲铸就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何等的气魄，更是何等的担当！”

1937年8月1日，正是人民军队的第10个“生日”。这一天，党中央根据全国抗战形势的变化，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

“当时，红军指战员知道这是党的决定，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需要，但从感情上难以接受新的番号，难以接受摘掉人角上的红五星，换上青天白日徽徽……”陈世宏引述了两个令人难忘的历史片段。

“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129师抗日誓师大会上，师长刘伯承带头戴上了缀有国民党军徽的军帽，带领大家一起宣誓：“我们一定要抗战到底，把侵略者赶出去！”

“为了打鬼子，戴起来吧。”新四军第二支队4团改编时，支队政治部主任王集成特意亮出了一张从延安带来的照片，照片中朱德总司令也戴上了国民党的军帽。战士们喊着：“一切听从党调动……”

变的是番号、军装、职务，不变的是听党指挥的忠诚。陆军某团史馆，展示着一个用粗布缝制的“N4A”蓝白色臂章，来自宣城的下士张姓于此感到熟悉又自豪。上中学时，他就在家乡的历史纪念馆见过这种臂章。如今，从学生到战士，成长为基层思想骨干的他，会利用节假日，在家乡为所在的部队“寻根”。

他告诉记者，在团史馆的展板上，标注着部队历经的10余个番号，其中的华中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中国人民志愿军等，就是已结束使命、走进历史。“如今我们肩负着改革中诞生的新番号，每个人都有责任续写荣光。”

2022年，中国军队国际形象网络宣传片《PLA》发布。这一源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名称英文缩写的称谓，在宣传片结尾有了新的解读——“Peace Loving Army(和平之师)”，引得全世界网友点赞。从“N4A”到“PLA”，从抗日战场到执行海外维和任务，这支军队不变的，是永远捍卫和平的信念、决心。

跟党走，就一定能胜利

沿叶子河一路向北，在距离新四军军部旧址不到10公里处，两侧山脉交汇于此，成为天然云飞渡的历史风云中的坚定选择——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就是坚决听党话、跟党走。

在新四军史料陈列馆，记者看到了一段珍贵的采访视频。时年91岁的新四军老战士耿显金，已经记不清很多过往，却能清楚地报出自己的部队番号——“新四军第5师38团2营6连。”

“他记着部队的番号，是因为这组数字承载着战火硝烟、枪林弹雨。”这段视频同样震撼着讲解员汤云霞。她说，新四军的番号名远扬，是用鲜血和生命拼杀出来的。军部设在云岭的3年里，新四军所辖部队进行大小战斗1340余次，歼灭日伪军3万余人……

永不磨灭的番号，在血与火中铸就。八路军，本是地方军调整编后空出的番号，115师、120师、129师，更是因打败仗被撤销的东北军编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支军队不变的，是永远捍卫和平的信念、决心。

这个村落里，一座古朴的徽派建筑静静矗立，这里曾是中共中央东南局的办公地，是我党当时在东南地区的组织中枢，对外的名称是新四军军运部。

东南局旧址前的草地上，是数名共产党员面向党旗宣誓的塑像，再现了共产党组织蓬勃发展的火焰。

融媒体报道 素材支持: 汤伟、陈晨、张育源、刘西刚、黄华宇、李松原、刘奕君 融媒文案: 郑茂琦 融媒推广: 朱志龙 视频剪辑: 赵振东、王凯生 技术支持: 戴斌、孙浩 融媒推广: 赵振东、王凯生 刊头设计: 方汉、杨磊、屈硕

药箱里装着「火种」 抗战老兵许子文之子许培志追忆父亲的烽火岁月

汤伟 袁江安 本报记者 李岩

第四支队9团的一支部队开赴安徽巢县(今安徽省巢湖市)银屏山区开展敌后抗战。他们从当地群众口中获悉，侵占巢县的日军经常派出小股部队到蒋家河口一带烧杀抢掠。

为了掌握敌情，团领导派人赴蒋家河口侦察，摸清了日军活动规律——一般日军每天上午会乘木船或汽艇从巢县县城前往蒋家河口，在附近村庄抢掠一番后返回。

侦察员还发现，蒋家河口河道纵横、芦苇茂密，地形复杂便于隐蔽，是理想的伏击点。团领导把这一情况向高敬亭汇报，并请示消灭这股日寇。高敬亭批准请示，并特别叮嘱：“这是新四军敌后抗日第一仗，必须打得干净利落！”

1938年5月12日拂晓，新四军战士埋伏于蒋家河口芦苇荡。河面上隐约传来汽艇马达的嘟嘟声，声音由远及近，2艘小艇驶进伏击圈。

小艇刚靠岸，指挥员立即发出战斗信号。霎时间，机枪、步枪齐发，不少日军当场毙命。其余日军仓皇逃窜，新四军官兵以猛烈火力封锁河心，阻敌退路。此时，许子文和卫生队医护人员匍匐在二线阵地，随时准备救治伤员。

整个战斗仅用时20多分钟，鬼子被全歼，新四军官兵无一伤亡。许子文跟随卫生队队长检查伤员时，发现一名日军士兵受重伤痛苦难忍，队长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进行了救治。

此战，新四军击毙20余名日军士兵，缴获了10余支步枪和一面日本国旗。这一仗意义重大，是新四军挺进敌后抗日第一仗，打出了士气，也赢得了敌后广大人民群众称赞。

作为军医，许子文参加了新四军数十场战斗。1939年周家岗战斗，成为许子文的难忘记忆。日军抽调2000余人，并配备步兵炮、山炮10余门，对新四军第四支队驻地周家岗地区进行扫荡。

这一战，双方交战激烈，许子文在后方临时医院救治伤员。突然，一阵刺耳的爆炸声响起，危急时刻，19岁战士小张张开双臂，护住许子文，自己却不幸牺牲。

接下来的战斗更加激烈。一名战士被炮弹碎片击中下腹部动脉，鲜血不断涌出。许子文撕开战士裤腿查看伤口，脸色骤变——这是致命的大动脉破裂，按常规需立即结扎血管，但日军封锁导致医疗器材断绝。许子文利用独创的“三步止血法”，成功为伤员止血，并敷上草药包扎，最后灌服镇痛药剂。过了一会，伤员苏醒，创面未见继续出血症状。后来，这套“三步止血法”被收入新四军第四支队《战伤救护手册》。

经过3个昼夜激烈战斗，新四军第四支队共缴俘敌160余人，收复多处失地，粉碎了日军扫荡计划。

在那个艰苦卓绝的年代，药品匮乏是一大难题。那次战斗后，卫生员小陈发现药品已经用完，他无奈地说：“止血药用完了，连车前草都用完了……”看着陆续送来的新四军受伤战士，许子文声音哽咽：“要是再多些药品，就能多救几名战士。”

讲到情深处，许培志眼中闪烁着泪花。紧接着，他向记者讲述起年少时的一段经历。“1943年，我跟随父亲转送伤员途中突遭日军袭击，我抱着哥哥滚落山崖，左臂被岩石划出伤口。当时父亲给我包扎说，这药箱里装的是革命火种。”许培志说，“现在懂了，父亲说的火种，是战士们活下去的希望，是抗战必胜的信念。”

“战场上冲锋陷阵，数不清的战友倒在敌人枪口下，连夜的急行军，很多战士因过度劳累牺牲在路上……”想起80多年前的一幕幕，我慨万千。”许培志向记者讲述战争的残酷，也表达心中的愿望，“和平是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活着的人一定要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

结束采访，许培志与记者来到烈士纪念馆。此时，由舒城县委宣传部联合县民政局、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的“烽火记忆”国防教育活动正在开展。在少先队员们的簇拥下，许培志手捧鲜花入场。台上，许培志动情地说：“那些生命永远定格的革命前辈，挺起了中国的脊梁。和平来之不易，和平必须捍卫。我们期盼加入队伍的第五天，许子文便跟随新四军

老兵见证我的抗战故事

六月的安徽舒城，夏雨初歇。午后，记者来到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新四军研究会会议室，采访抗战老兵许子文的儿子许培志。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许培志精神矍铄，他从纸袋里拿出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和几片暗褐色草药标本，向记者讲述起父亲许子文在新四军第四支队卫生队工作时的故事。

1938年初春，皖西山区春寒料峭，中共舒城县干河支委书记吴臣伯匆匆地敲开许子文的家门，担架上的新四军战士受伤严重，陷入昏迷。见状，许子文赶忙熬制草药，用竹筒撬开伤员关紧灌服药剂。

连续多日救治，新四军战士转危为安。临走时，战士从口袋里掏出几枚银元表示感谢，许子文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你拿命打鬼子，救你的命怎么能收钱呢？”

数月后，这名战士引荐许子文见面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初次见面，高敬亭和蔼可亲的笑容给许子文留下深刻印象。高敬亭紧握许子文的手，感谢他挽救了一颗革命火种，并邀请他参加革命。时年41岁的许子文内心激动不已，毅然加入新四军，在第四支队野战医院担任军医。

加入队伍的第五天，许子文便跟随新四军

跨越时空的拥抱 老兵见证我的抗战故事 培志跨越时空的儿子许培志 扫描二维码 刘毅 采访对象: 1 培志 2 培志 图①: 抗战老兵许子文 图②: 中年时的许培志 (图片由汤伟提供)